

虞初志卷四

崔少玄傳

唐王建

鍾瑞先評
猶是作宮
詞手

湯若士評
居無欲天
自不應作
有欲想念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瑤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陲曰王華君來乎陲怪其言曰誰為王華君曰君妻即王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既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陲莫能辨遂巡揖而退陲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

頭一轉責
謫隨加無
謂太上之
苛也
附錄
遠之詩云
華山女兒
家奉道座
上錯落如
明星玉皇
領首許歸
玄乘龍駕
鶴來冥青
雲窓霧閣
事恍惚重
重翠幔深
金屏仙梯
難攀俗緣
重浪憑青
鳥通叮嚀
其前後叙
述恍是少
玄一小傳
扶桑大帝

士當謫落所犯爾。為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閨中，日獨居靜室。陸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閨。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陸詣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陸守其言，誠亦嘗隱諱。泊陸罷府，恭又解印綬，得家乎？洛陽陸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陸曰：『少玄之父壽算極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

金書即黃庭內景書

袁石公評

子瞻詩云

飛符御氣

朝萬靈悟

道不復誦

黃庭少玄

特假金書

以點醒汾

州句第視

為長生藥

耳

袁石公評

卑辭屈體

止傳一二

啞謎少玄

大是寡思

故余謂保

少玄之玄

珠不如搗

雲英之玄

霜

袁石公評

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噲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陸陸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陸語曰玉清貞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於此矣陸跪其前嗚咽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污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沈痼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舍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傳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陸再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瑯琊先生能達此詞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末間但當

項斯詩云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回想音容能不嗒然自喪屠赤水評叙其年譜數盡復昇袁石公評計其時日與其人名姓出處有如合券屠赤水評屠赤水評標目亦儘有妙義

袁石公評讀魏夫人

保之言畢竟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觀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閨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陸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瑯琊人也遊華岳迴道次於陝郊時陟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陟陟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陟余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

傳者冥玄
邈莫可憶
測魯公所
稱列仙姓
字道號瑤
宮瓊闕及
奎函玉笈
若一一述
所見聞至
於例列尸
解煉形復
質令人目
瞪心駭聞
魯公遇害
戲棺視之
尸已失去
言是兵解
則魯公即
太極東華
諸真神侶
不過現身
出世闡揚
道教故作
此傳

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
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闕見常
欲別居閭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宇幼彥生二子
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
離隔室宇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
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
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
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
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
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
爾勤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
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

湯若士評
諸經名目
亦奇艷甚

屠赤水評
縹緲希微

的是石室
素書九天

玄語

又評
指派遡源
恍如面命

袁石公評
火足金流

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王晨褒為太常所敕使教於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為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則為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今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

屠赤水評
曉露沾花
妍翠欲消
湯若士評
空靈蕩漾
雅語堪頌

袁石公評
玉醴金漿

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王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鐘、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王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啟之章、清虛詠駕歛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亂，荒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携二子渡江，璞為庾亮司馬，又為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冠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

交梨火棗
其騰飛餌
耶九轉丹

又評
既云託劍
化形又云
白日升天
蟬蛻羽化
蓋於尸解
外別顯一
奇矣
屠赤水評
王札金書
對楊休命
說得厯厯
可憑

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
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
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秘要
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
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
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
共迎夫人白曰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
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
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
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仙者而男之高仙曰
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
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

又評
李頎仙歌
酒闌可奏
雲和笙七
龍五鳳紛
相迎魏夫
人當日光
景自應爾
爾

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
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
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
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
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
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
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饌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
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
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
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
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
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

袁石公評
丹砂青空
物外異實

屠赤水評
真語云體
未真正穢
念盈懷其
於道尚隔
兩塵斯言
信矣
袁石公評
只此二語
打破玄關
八九重矣

總轡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
春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談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子弟周目五濁勞神
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
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
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
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
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
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
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區故當困煩以無領耳為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
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恡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
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闕篇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
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

又評
攷文按典
不類浮誕

屠赤水評
織女回車
指點歸路
仙風縹緲
洗盡腥羶

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
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
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入清冷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跡。固無常
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
生。尸解也。足不清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
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
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沈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
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
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
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是也。若
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

湯若士評
是一冊集
仙錄

袁石公評
片石孤雲
窺色相清
池皓月照
禪心
又評
廣成子云
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
慎內閉外
多知為敗
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
魯公斯傳

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晚向暮去者，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迫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斫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尼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貞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觀察之氣，內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眾真

一一關其
秘矣
磨赤水評
太白詩云
倦尋向南
岳應見魏
夫人余謂
覽魏夫人
傳不必向
南岳矣

鍾瑞先評
此傳宛素
俊潔至茅
山一九奇
快千古
袁石公評

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
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則
可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
置壇歲久撫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
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
編入後仙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袁石公評 空靈縹緲勝麻姑壇記多多

無雙傳

唐裴說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
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
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

召約數語
可見無雙
已繫紅絲
後來兩雨
關情便非
私媾

唐赤水評
比前戲狎
時龐兒越
整
李卓吾評
寫情寫景
綽有餘妍

表石公評
有此參差

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
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
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
此宜求婚嫁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
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
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隙
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
鬻囊橐索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
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
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
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
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後來一許
翻覺有味

湯若士評
兒女情深
英雄氣短
殊不是國
爾忘家
袁石公評
偶乘兵亂
陡獲佳配
仙客誠幸
矣獨是未
占風流先
經波浪則
好事固多
磨也
屠赤水評
劉震大臣
不靖節赴
難而思避
難固難免
董狐之書

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鑠却大門。鑠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鑠。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啟夏門。門亦鑠。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畫。兵士皆持兵挺。刀傳

法也偽命
之受為杞
賊所枉宜
哉
袁石公評
業與無雙
有約即當
守死勿去
便作橋下
尾生何恨
乃驚竄襄
陽恐情種
固不爾爾
袁石公評
一宵旅宿
自謂相聚
非遙孰意
徒生禍變
可見人生
悲喜無常
李卓吾評
宛轉尋採
蘋是無聊
之極思

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
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
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
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
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
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
聞報曰尚書授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
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
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
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
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
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